

<<纸上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纸上尘>>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1896

10位ISBN编号：7229001897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程章灿

页数：229

字数：21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在永恒的时间面前，文字是脆弱的，也太无足轻重，像飘飘然的一粒轻尘。中国古人有“三不朽”的希冀，立德、立功、立言，照我看，都不容易，对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这些都是奢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过，即使如此，对我来说，有书照样要读，有感想照样要发，每天都有书读，读了书还能多少有点感触，自我感觉挺满足的了。

读书不容易，风沙不大，纸页上也容易有积尘，各式各样的灰尘，会模糊我们的视线。北朝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所以读书先要扫落叶。宋朝人读书，有了比较舒适的桌椅，几案上仍不免落灰，也要时时勤拂扫，莫使有尘埃。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小学时就读过这条语录。

多年来，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读书和写作，写的大多数是所谓学术论文，正襟危坐的；也有一些比较轻松随意一点的涂抹，美其名，大概可以称为学术随笔之类。个人的想法，是舍不得放弃平时的点滴感兴，写下来，还希望这些东西都能言之有物，不发空论，并且，尽可能有趣一些，至少不是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今年夏天，花一些时间把这些东西编在一起，大大小小的，居然有40篇。

编的时候，把这40篇东西大概分了一下，编成三组。上编是“古货勿新”，是读古书时所生的一些感想，所发的一些议论，有意与“蛊惑人心”谐音，纯粹是为了好玩。

中编是“塔中塔外”，不用说，这塔就是象牙塔。这里所收的东西，与我的学业本行相关的，自然属于“塔中”；我有时也不免溜到塔外张望一下，看到的那些东西就是“塔外”。有两三篇是演讲的稿子，介于二者之间。

<<纸上尘>>

内容概要

在永恒的时间面前，文字是脆弱的，也太无足轻重，像飘飘然的一粒轻尘。

中国古人有不朽的希冀，立德、立功、立言，照我看，都不容易，对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这些都是奢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不过，即使如此，对我来说，有书照样要读，有感想照样要发，每天都有书读，读了书还能多少有点感触，自我感觉挺满足的了。

作者简介

程章灿，福建闽侯人，196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1983），南京大学文学博士（1989），现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兴趣以国学为中心，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石刻与艺术文献、国际汉学与中外文学关系、南京城市历史文化等。出版有《魏晋南北朝赋史》、《世族与六朝文学》、《石学论丛》、《赋学论丛》、《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等著作，译作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

书籍目录

前言上编 古货笈新 小安子的前辈 曹操杀杨修之后 运租船上走下“一时文宗” 残疾皇帝 宋江杀阎婆惜前后 白战体为什么拿雪诗开刀 霞思天想 旧迹堪寻 鬼的样子 鬼的变化 鬼界速写 鬼怕什么 人鬼之间 说驴“长”字的两种读法中编 塔中塔外 闲堂师语 峥嵘岁月征诗史 诗人的诗学 青灯有味 风雨楼诗 幕间随感 江南，你好 郑愁予的古典江南 望江南：想象江南的几个维度 贵妃之死 《浮生六记》中的芸下编 东张西望 “红毛国”与大清朝的一次接触 关于“旧中国”的三条札记 从哪里了解“旧中国” 清初常熟的一次西学东渐 乌鸦与鹏鸟 维多利亚学究 也说《聊斋志异》被洋人“盗用” 博尔赫斯的分岔小径 魏理与两个女人及一个“恋”字 众里寻她 风流才子高罗佩 通俗小说中的异国情调 这是一个翻译的时代 译名游戏

章节摘录

今天想说说曹操杀杨修。

“老掉牙的话题，谁不知道呀？”

“那么，曹操杀了杨修之后，还对杨家干了什么？”

“‘川川’，说不上来了吧。”

“说实在的，我本来也不知道，或者说，完全没想去关注这样的问题。”

前不久，偶然一次与康达维先生闲谈，涉及这个话题，觉得有意思，忍不住拿出来说说。

康达维 (David R. Knechtges) 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以研究汉赋、汉魏六朝文学以及英译《文选》而驰名的美国著名汉学家。

盛夏大热天，老先生也闭门钻研中国古典文献，那天读到曹操写给杨太尉、曹夫人卞氏写给杨太尉夫人袁氏的信，以及杨氏夫妇的回信。

杨太尉不是别人，正是杨修的父亲杨彪，而袁氏则是袁术的姐妹，曹操与曹夫人就不必介绍了。

总之，这四位都算得上当时的名人，居然有这么一番通信。

这事很是蹊跷，也很有看点。

康教授喜欢考据，马上开始搜罗相关文献，列举可疑之点，一、二、三、四。

他正在“长考”，正好我撞上门来，就拿这事问我。

我一听就乐了。

敢情曹操杀了杨修以后，还存心跟杨修父母套近乎，温情脉脉，这不是老猫玩小鼠吗？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面对这个杀子仇人，杨爸爸和杨妈妈居然也有闲情回信，“推心置腹”一番。

看看曹操在致杨彪信中怎么说：令郎“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我多次宽宥，他却屡教不改，再不绳之以法，“将延足下尊门大累”。

这意思就是说，我杀你儿子，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你家族的利益；你儿子死了，你当然悲痛，但是，防患于未然，“亦未必非幸也”。

末了，他又派人送上一批贵重珍品，还有青衣二人，并以命令的口吻要杨彪收下。

假惺惺的语词中，夹杂一些真诚的同情，刻意笼络，又拉又打，那高明的手段和逼真的表演，都是极具曹操个性特点的。

杨彪既悲且惧，回信除了表示小儿罪有应得，并对馈赠厚礼之事千恩万谢之外，自然不敢再说别的。

接下来的是“夫人外交”。

卞氏信中先表示自己事前完全不知道杨修被杀的事儿，又说曹操为人“性急”，被杨修气得没办法，“在外辄行军法”，好像也是千般无奈，言下大有不胜悲痛歉疚之意，末了也送上厚礼以致宽慰。

袁氏在回信中，当然对卞氏表示理解，还表示已知道曹公来信这一回事儿。

通观双方文字，似乎曹杨两家本来就有通家之好，虽则出了这件不幸的事，但公是公，私是私，旧日情好不会因此受损。

再追究下去，这些书信来历不明，它们出现得很晚，似乎始见于《古文苑》，这部北宋时候才突然冒出来的总集，本身就有惹人怀疑的地方。

而《古文苑》很可能又是抄南朝的《殷芸小说》，小说家言，本不可当真。

两对有杀子之仇的夫妇，一来一往，面子上都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充满表演性和戏剧性。

好看是好看了，可这样的事，谁信呢！

看来班、马诸公也未曾一见，当是出于后人伪托。

伪托的把戏不难看穿，清代学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就说：“小说有张良《与四皓书》，四皓《答张良书》，谓出其辞肤浅，非秦汉人语。”

殷芸，梁人，亦未必收此。

盖近代人伪作也，今姑附于后。

”他是明眼人，但他推测出于南朝以后人伪作，我觉得恐怕未必那么晚。

稍晚一些的，还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通信。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汉司马相如集》，收录相如给卓文君的情书一封，题作《报卓文君书》

<<纸上尘>>

。古人难得留下这么私密性的文字，值得好好一读： 五味虽甘，宁先稻黍；五色有灿，而不掩韦布

。惟此绿衣，将执子之釜。

锦水有鸳，汉宫有木。

诵子嘉吟，而回予故步。

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

信誓旦旦，说来娓娓动听，端的是蜀中多情风流才子！

所谓“诵子嘉吟，而回予故步”，显然是针对旧题卓文君的诗《白头吟》而发，明明是空言保证，却显得煞是有情：领受了夫人的“诗教”，我已经提高了认识，决心改正错误。

放心啦，你虽然不再秀色可餐（五味），明艳照人（五色），我也不会抛弃你的。

人之常情，来而不往非礼，何况夫妻双方？

所以，为了配合《白头吟》，也为了配合“恶搞”这一段恋情的需要，后人编造了这封信，我相信。

还没完呐。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五十二又有卓文君《与相如书》： 群华竞芳，五色凌素。

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

锦水有鸳，汉宫有木。

彼木而亲，嗟世之人兮，瞽於淫而不悟。

朱弦齧，明镜缺，朝露晞，芳弦歇，白头吟，伤离别。

努力加餐毋念妾。

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